

佛經中的無常鬼

顏 石

城隍廟裡，最令人印象深刻，望之生畏的神像，莫過於「黑白無常」。許多人童年的驚嚇初體驗之一，可能都是在城隍廟裡，因為祂們的長相說不出話來，甚至奪門而出，尤其是殿堂內多半還滿佈各種刑具，更添恐怖氣氛。「黑白無常」，也就是在台灣廟會遊行或神祇繞境行列裡，頭頂高帽，一著白袍瘦高，一著黑袍矮胖，吐著長長的血紅舌頭，模樣駭人，俗稱的「七爺八爺」。

黑白無常是一組流行廣泛的民間神祇，又稱「范謝將軍」，他們持著手銬、腳鐐，隨時奉主神，像是當地城隍，或是其他神祇的命令，到處緝捕鬼魂。押解這些遊盪逃竄的鬼魂到陰司前，或是拷問生前犯下的惡事；或是對質，以案釐清過去未了的世間冤案。除了台灣，在四川、南洋等地，黑白無常也都是經常的陪祀神祇。除了經常配祀城隍外，黑白無常也配祀閻羅王、東嶽大帝、王爺等等主神。黑白無常的流行，顯見比起無常這個觀念，無常鬼的意象才是更深入人心的。

無常是佛教裡的基本觀念之一，與常相對，其梵文字面原意有變異的意思，意指世間沒有永恆不變的事物，一切現象都會變動。對於一般人而言，無常的觀念或許是太平淡了，還是太深奧了？所以，無常也就變成了一種鬼，成了黑白無常。有人認為無常具象化成爲鬼，應該是佛教到了中國，民間化所產生的結果。其實不盡然如此，無常鬼在唐代的譯經中出現過，《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》卷六：

菩薩摩訶薩應為外道說無我法：『汝所執我，為在內耶？為在外耶？前際來耶？後際去耶？汝言有者，汝命終時應不能救，既不能救，明知無我。譬如忠臣一心奉主，若在危難主必救之，今既不能，定知無我。若有我者應得自在，云何乃被無常壞耶？而諸眾生被無常鬼，眾苦所逼，肢節分離奄然而逝，若有我者應得免之，既不免離故知無我。以是因緣，汝諸外道從無始來奉事於我，造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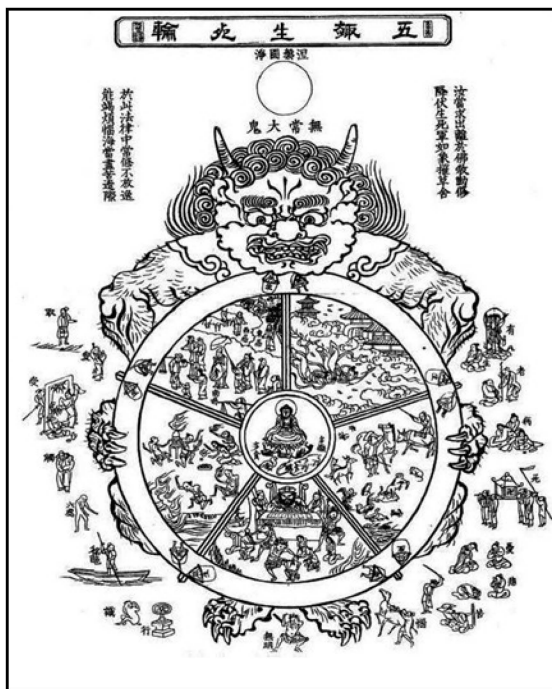
惡業受苦無窮。當知此我無少恩分，汝久事他捨汝而去，遂將汝身付諸惡獸豺狼虎豹而為噉食，然我棄汝別覓餘身，從無始來捐棄汝等，若計其數無量無邊，現在未來亦復如是。

……以此定知無我我所。復次當知，所執我者汝之大怨。何以故？汝於前世積集善根，五欲果報今世受盡，現在造作種種惡業，以業力故付與獄卒。若有我者何不相救？』菩薩摩訶薩以安忍力，於我我所惡鬼之中，救拔有情，置正見處，離我我所，見一切法本性空寂，是名菩薩修習安忍波羅蜜多。¹

按這段經文，無常鬼是個會肢解眾生的鬼怪，導致眾生的死亡，人們應該修習般若，體察法的本性，也就是現象的本性，是空寂的。經文中將無常與死亡聯想在一起，而且無常鬼應該是一個早已存在的觀念。

無常鬼有另一名字，作無常大鬼。北涼（397-439）時譯出的《金光明經》裡，已經採用這名稱。在律部經典中，則有將無常等重要概念，如貪嗔癡、五道、十二因緣等等，繪製成圖，以象徵的圖像代表它們，作為輔助的教材，並指此一安排是根據佛陀的指導。關於圖像的說明，見於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：

「是故我『佛陀』今勅諸苾芻，於寺門屋下畫生死輪。」時諸苾芻不知畫法。世尊告曰：『應隨大小圓作輪形，處中安轂。次安五輻表五趣之相，當轂之下畫捺洛迦，於其二邊畫傍生餓鬼。次於其上可畫人天，於人趣中應作四洲，東毘提訶、南瞻部洲、西瞿陀尼、北拘盧洲。於其轂處作圓白色。中畫佛像。於佛像前應畫三種形，初作鵠形表多貪染，次作蛇形表多瞋恚，後作豬形表多愚癡。於其輞處應作溉灌輪像，多安水罐畫作有情生死之像，生者於罐中出頭，死者於罐中出足。於五趣處各像其形。周圓復畫十二緣生滅之相，所謂無明緣行，乃至老死。無明支應作羅刹像，行支應作瓦輪像，識支應作獼猴像，名色支應作乘船人像，六處支應作六根像，觸支應作男女相摩觸像，受支應作男女受苦樂像，愛支應作女人抱男女像，取支應作丈夫持瓶取水像，有支應作大梵天像，生支應作女人誕孕像，老支應作男女衰老像，病應作男女帶病像，死支應作輿死人像，憂應作男女憂感像，悲應作男女啼哭像，苦應作男女受苦之像，惱應作男女挽難調駱



(圖一) 五趣生死輪

經文中的「苾芻」即是比丘的另一音譯，輞是輪子的外框，輞發音同谷，指輪子的中心。捺洛迦即地獄，傍生即畜牲，所以輪圖的下方三格，畫的是三惡道。以上的文字，具體的圖像如圖（一），即「五趣生死輪」。

圖（二）則是現在大家比較熟悉，經常見到的藏傳佛教十二因緣圖。兩者其實頗為相近。

駝像。於其輪上應作無常大鬼，蓬髮張口，長舒兩臂抱生死輪，於鬼頭兩畔書二伽他曰：『汝當求出離，於佛教勤修，降伏生死軍，如象摧草舍，於此法律中，常為不放逸，能竭煩惱海，當盡苦邊際。』次於無常鬼上應作白圓壇。以表涅槃圓淨之像。²



(圖二) 十二因緣圖（藏傳）

圖一五趣生死輪中，可以看到無常大鬼幾乎佔據了整個圖面的視覺，與像是月亮般的涅槃圓淨白盤上下相對，左右也依經典寫下了「伽他」，即頌文。佛陀與貪嗔痴的意象則同在圖的中心。雙重的對應構圖，其比例、位置，其代表的意義實在令人玩味。彷彿是要詮釋現象界的不停歇的變動，以及指向涅槃「非現象」的可能。

無常大鬼雙手環抱著輪迴的大輪，頭上長著兩支角，從頭到手滿是卷曲的毛髮，嘴巴露出獠牙。為什麼不論在東西方，鬼怪或魔鬼都長著角，是文化交流的結果？還是人心共同思維的必然？可能無從可考。但無常的

概念具體化為鬼怪的形象，卻是極為鮮明的。同時，經文也並未解釋，無常如果本身只是事物皆有變異的觀念，何以必須用鬼怪來象徵呢？這都是還有待考察的問題。

再者，現在藏傳佛教流行，許多人可能並不知道「五趣生死輪」，反而熟悉藏傳佛教裡的「十二因緣」唐卡。對照兩者，其結構略有異同，但有許多雷同處，例如中央仍是代表貪、嗔、痴的鵝、蛇、豬；第二圈上漢傳佛教是為五道，藏傳佛教為六道；外圍同有十二因緣，五道輪迴圖針對憂悲苦惱等苦多加著墨。

最後，五趣生死輪上無常大鬼，在藏傳佛教裡的則是閻羅，名稱雖然不同，但還是與死亡有關。正如同無常的民間信仰版本黑白無常那般，是陰司中的一員，主管亡靈。顯然不論是漢傳或藏傳佛教乃至民間信仰中，無常的概念都還是圍繞在生死事大上。

無常大鬼與生死的關懷

從般若的經典、律部經典，乃至藏傳佛教，都能發現無常與生死的聯想與緊密聯結。這與無常本身僅作為現象界的一種客觀的法則，是有所出入的。因為無常本身若只是作廣義的法則，生死只是其中一環，就像詩意

的花開花落闡述生死一般，人的生死只是整個自然循環中的一部分。但強調生死與無常的緊密關聯，則佛教的修行，對涅槃的追求，就具有一種迫切性，寓價值判斷的關懷於其中。

我們無從了知歷史上的無常大鬼形象從何而來，就像我們也不知道歷史上的面然鬼從何而來。對照面然鬼也是觀世音菩薩化身，提醒尊者阿難的生死之奄然將至。鬼，或許就是生死無常的象徵和警醒，正如同它捉摸不定的特性一般。

換言之，無常雖然無時無刻不在，隨時都在發生著，就像日月在我們不知不覺之間移動了腳步，就像春去秋來是在我們不經意間完成了嬗遞。無常大鬼是要告訴人們，在森羅萬象的種種無常之間，我們儘管無法掌握，卻必須時時留心無常迅速，生死事大，立足於這個點上，迴光返照十二因緣與輪迴，進而求取從輪迴循環不息的苦惱中解脫。

註釋：

1. 唐，般若譯《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》卷六〈安忍波羅蜜多品〉《大正藏》第八冊，頁八九二，上、下。
2. 《大正藏》第廿三冊，頁八一，上、下。